

走进开封 SOS 儿童村

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/图

核心提示

开封有一个 SOS 儿童村,生活着 112 名孤儿,儿童村的规模如何?孤儿们生活怎样?妈妈们来自何方?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妈妈?什么条件的孤儿可以进驻儿童村?带着一连串问题,记者走进开封 SOS 儿童村进行了采访。

河南省面积最小的村庄

严冬时节,记者来到坐落于开封市东北角的开封 SOS 儿童村。走进静谧的花园式院落,一座座仿宋式红、黄、蓝小房子呈现在眼前。

村长春育振热情地接待了记者,他介绍说,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从 1984 年开始,先后在中国天津、烟台、成都、齐齐哈尔、南昌、乌鲁木齐、拉萨、开封、莆田、北京建设了 10 个 SOS 儿童村。

“咱们开封 SOS 儿童村占地 56.7 亩,是 1994 年申办,1996 年开始建设,1997 年 4 月 7 日开村,已经走过了 10 个年头。儿童村还有青年公寓和幼儿园,现有 112 个孤儿,14 位妈妈、4 位阿姨,10 名管理人员,我们管理人员是向社会公开招聘的,归开封市民政局管理,工资由民政局发。”林村长说。

开封 SOS 儿童村是中南地区唯一的 SOS 儿童村,是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副处级社会福利事业单位。儿童村的办村宗旨是与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合作,在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的指导和开封市民政局的直接领导下,以抚养中南五省地区丧失父母,其他亲属又无抚养能力的健全孤儿,以家庭的形式进行管理,使孤儿重新获得母爱和家庭的温暖,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有用之才。

妈妈们的骄傲和牵挂

在村办公室主任刘海雷的带领下,记者来到 1 号家庭,房子是四室一厅,男女孩子分别有一个卧室,一个学习房间,一个妈妈的卧室,还有厨房、卫生间。家用电器有彩电、冰箱、电脑。

孩子们的妈妈柏红霞正在洁净的厨房做饭,她累计带了 11 个孤儿了,家庭现有 7 个孩子。已经放学回家的孩子景超峰正在写汉语拼音,他今年 6 岁多,是开封市人。据刘主任介绍,超峰是今年 5 月才来儿童村的,他父母出车祸死亡,留下了他们兄弟俩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奶奶,年纪小小的哥哥已经开始打工挣钱抚养奶奶。柏妈妈说:“超峰刚来时,哭着说要回家,过一段时间后,现在让他回家也不愿意了。”

采访期间,4 个上小学的孩子陆续回家,柏红霞端上一荤两素的菜,孩子们吃起热腾腾的米饭。“另外 3 个孩子上初中,中午不回家吃饭。”柏红霞解释说。刘主任介绍说,男孩子到 14 岁就离开家去青年公寓吃住,女孩子一直在家里生活到走上社会。

柏红霞很有成就感地介绍,她带大的一个商丘孩子已经技校毕业后在广东东莞参加工作,一个唐河姑娘技校毕业后在青岛海尔公司上班,儿子张远华技校毕业今年参军了。远华是通许



妈妈在和孩子们一起吃饭

县人,在 9 岁时父母被别人杀害,他和弟弟一起走进儿童村。“今年儿童村有 3 个孩子参军,远华走的时候,还给我写了一封信,我把它保存在电脑里,想他的时候就打开看看。”

远华的信中这样写道:“在我人生最灰暗、最无助、最绝望的时候,是儿童村使我的世界不再孤单。十多年的养育之恩,怎是我粗劣的文字所能表达的……在我最缺少关心呵护的时候,妈妈带我走出了自卑与冷漠,她的温柔、善良、真诚融化了我心头的坚冰,妈妈养育了我,也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,让我长成一个健康快乐的人。我想,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,让我受益终生。就要离开了,我才发现自己还有许多牵挂,让我难以割舍。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们,那关心爱护我的人,村里熟悉的花草,都散发出浓浓的家的感觉,难分难舍……”柏红霞向记者读着儿子的信,眼里冒出了滚烫的泪花。

2005 年底去青岛海尔上班的女儿张蔚是从福利院来的,没有任何亲人,她把儿童村当作家,每次回来看望妈妈和弟弟妹妹时,都要给弟弟妹妹们买衣服、鞋袜和好吃的东西。刚刚参加工作,柏红霞千里迢迢去看望她,她把一个月的工资给了妈妈,还委托妈妈在开封给她找对象。“闺女给的 600 块钱我怎么舍得花呀!我给她存起来了,到她急需时我还给她。她的婚事我还真得为她操心,毕竟是我带大的闺女呀!”

4 号家庭妈妈周桂芳的儿子朱孝雷今年技校毕业去福建参军,虽然刚刚离开,她也是牵挂得不得了,她说:“孝雷这孩子是尉氏人,他亲生父母做鞭炮时出事故死亡了,我带了他 8 年,他参军我是既高兴又难过,高兴的是他长大成人,能保家卫国了;难过的是他一走,我心里像少了些什么,每次吃饭和天气变化时,我就想他是不是也在吃饭,衣服穿戴怎么样。”

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,虽然儿童村的孩子不是村里妈妈亲生的,但他们的离去一直是妈妈的牵挂,这牵挂也将伴随妈妈们的一生。

为孤儿妈妈们奉献青春

SOS 儿童村的妈妈是一种较特殊的职业,

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家庭和抚育孤儿并使她们健康成长。国际 SOS 儿童组织要求她们:热爱儿童福利事业,具有奉献精神,愿意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孤儿;对生活充满激情,有坚定的原则和温柔文静的性格;作风正派、勤奋朴素、五官端正、讲究卫生,并掌握一定的家庭生活技能,有善于管理家务的能力;能严格遵守儿童村的各项规章制度。同时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,身体健康,年龄 25 至 35 周岁的未婚青年或离婚、丧偶均无亲生子女的女性。还要求她们在儿童村工作期间,不谈恋爱、不结婚。

在开封 SOS 儿童村工作的 14 位妈妈除两个是外省的,其他都是河南人,她们几乎都有学历。今年 42 岁的 1 号家庭妈妈柏红霞已经来 10 年了,她是信阳市息县人,信阳师范毕业后她当了教师,当她从媒体上看到儿童村招聘妈妈时,觉得自己条件适合,没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就报名了,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给了孤儿。当记者问她未来考虑不结婚大事时,她说:“整天忙忙碌碌,没有时间考虑,将来老了再说吧!”

4 号家庭妈妈周桂芳则是山东聊城市人,她是山东工业大学财会电算化系毕业,来儿童村前在东营市建设银行上班,1996 年 28 岁的她了解到 SOS 儿童村的情况,深为国际 SOS 儿童村的义举所感动,心想外国人都愿意为中国孤儿作贡献,作为中国人是责无旁贷的,就毅然决然辞去工作背着家人来到开封。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知道后,都强烈反对,尤其是爸爸 3 年不理睬她。“这一来就是 10 年,妈妈和我哥哥、姐姐都来看过我,现在家里人都理解我了。只是社会上有些人不理解我的工作,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不是有毛病,就是生理有问题。”她的工作十分出色,是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妈妈理事。

13 号家庭的妈妈王小蕊是开封儿童村年龄最小的妈妈,今年才 26 岁。她是许昌县人,2004 年从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毕业,还没有毕业时,她从网上得知开封儿童村招聘阿姨(就是预备妈妈,当妈妈休息时,她们代替当妈妈)就在网上报了名,并前往考察,结果这一高尚的职业吸引了她,一毕业就去上班。同学们

有人认为她伟大,有人说她不可思议,父母也是一百个反对。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她,一下子成为一家之主,要管 6 个孩子的吃喝拉撒,精打细算过日子,尤其是刚刚做妈妈时孩子们有抵触情绪,她费尽心思和孩子们打成一片。“刚开始孩子们叫我妈妈,我也不好意思,慢慢就习惯了。在郑州工作的同学们经常来看我,我休假时也去看她们。我妈妈和姐姐都来看过我,爸爸至今还有成见。”至于婚姻大事她要干几年再说。

过去国际 SOS 儿童组织对妈妈的要求是终身不嫁,现在改变了,林村长说:“现在我们也提倡人性化管理,实行双向选择,妈妈们愿意结婚的可以离开。如果郑州有人愿意来当妈妈,我们热烈欢迎!”

物价上涨生活精打细算

过去,SOS 儿童村的孤儿和妈妈的费用全部由国际 SOS 儿童组织提供,经费使用情况由国家审计署委托河南省审计厅每年审计一次,应该说 SOS 儿童村是最清廉的村庄。我们国家经济水平提高后,2005 年开始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要求我们地方政府逐步增加经费投入来抚养孤儿,这是儿童村合作项目的发展方向。为此,民政部也下发了文件。

虽然河南省民政厅、开封市政府解决了 20% 的运转经费,但对不断上涨的物价,开封儿童村的经费依然是十分紧张。林村长告诉记者:“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,房屋、设备维修费 30% 要求地方解决,地方解决不了,我们只能靠社会赞助。”据他介绍,2004 年郑州一家酒店给每个孩子买了一辆自行车和棉衣,今年郑州一家公司给每家捐助了一台电脑和相关设备。

随着物价不断上涨,SOS 儿童村的孤儿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紧张。妈妈柏红霞介绍说,小孩子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 170 元,服装费是 80 元,学习费是 60 元,大孩子每人每个月生活费是 290 元、服装费是 100 元、学习费是 80 元,医疗费平均是每人每个月 50 元。就像社会上普通家庭一样,他们不能每个月吃干花净,要有所节俭。“孩子想学美术,要给他报个美术班,学英语,得给他报个英语班,这些都挺花钱。这些孩子来之前的身体素质都不是很好,现



妈妈在批改作业

在医疗费这么高,孩子感冒一次就能把一年的医疗费花完。”

妈妈周桂芳说:“现在菜价不断上涨,猪肉都十多块一斤,为了买便宜菜,我们 14 位妈妈轮流值日,每天早晨去蔬菜批发市场批发菜,回来大家分。冬天菜能放,我们去一次就买回来各种各样的菜,生活费是有限的,不节约着过日子是不行的。”

由于经费紧张,他们不敢给每个孩子过生日,如果是谁的生日就给他煮两个鸡蛋,其他给一个鸡蛋,真正过生日就是“六一儿童节”。

林村长希望社会各界献出爱心,关爱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。

不是任何孤儿都能进儿童村

是不是社会上所有的孤儿都能走进开封 SOS 儿童村生活?

办公室主任刘海雷介绍,国际 SOS 儿童村组织要求开封 SOS 儿童村招收中南地区父母双亡、无亲属或其他亲属无抚养能力的孤儿。并且要求孤儿身体健康,无残疾、无传染病、无精神疾病,无家庭遗传病史,肢体和智力发育正常,无不良习惯,年龄在 2-6 岁。

各省、市、地区民政厅(局)先调查符合入村条件的孤儿底数后与儿童村取得联系,同时孤儿的监护人要向开封 SOS 儿童村提交入村申请书,办理孤儿户口本复印件(孤儿户籍保留原籍,不迁移),孤儿父母死亡证明。已经上学的孤儿需办理转学证明,村委会要出具孤家家底财产状况证明。

刘主任说:“孤儿监护人拿以上证明向所在乡、镇级民政所提出申请。经县、区级民政局同意后,如实填写孤儿入村登记表,由县、区级民政局报开封 SOS 儿童村。开封 SOS 儿童村还要对报送符合招收条件的儿童进行实地核查并进行体检。符合招收条件的孤儿,凭孤儿入村通知书,经所在地地市级民政部门批准后,由当地民政部门和孤儿监护人共同送孤儿入村报到。”

SOS 儿童村支持孤儿们节假日回老家看望亲人,体验生活,他们的亲戚也可以来看望他们。



妈妈在做饭

“南郭先生”如何现身校园

今年高校开学后,山东各高校采取考试、调查、面试等多种形式进行大学新生身份核查。近日,部分高校清查结束,山东经济学院清退 2 名假大学生,山东交通学院清退 8 名假大学生。

近年来,大学生在高考时弄虚作假甚至冒名顶替已经不是新鲜事,很多高校都发现了假冒大学生。这些“南郭先生”是怎样突破重重关口混进高校的?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这种作假行为,还高考一片公平公正的净土?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。

高校里的“打假风暴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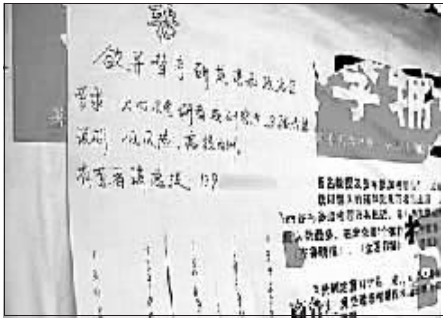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去年,山东省教育厅就发出通知,要求高校严查高考新生入学资格,并在入学两周内进行统一命题入学文化课考试。今年,山东省教育厅再次下发对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的通知,而且审查方式更加严格,要求各高校进行学生个人信息核查、面试、文化课复试,仍然无法确认的,要调阅考生高考试卷和学生本人的笔迹进行核对。

山东经济学院招生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,他们按照教育厅的部署开学后对全校 4000 多名新生进行了入学复查,在复查考试过程中还增加了“面试”环节,对每个进入考场的学生都当场与电子档案中的照片进行核对。复查以后,确定了 200 人为调查对象,后来又进一步缩小范围到 20 人,经过深入排查,目标最后锁定在两名学生身上。这两人首先是本人与电子档案照片不符,另外入学复查成绩与高考成绩有较大出入:一名学生英语和数学高考成绩分别为 138 分和 123 分,入学复查成绩分别只有 69 分和 38 分;另一名学生英语和数学高考成绩分别为 117 分和 106 分,复查成绩分别为 52 分和 30 分。为慎重起见,学校又与考生所在地的招生主管部门联系,并调取了部分学生的笔迹,最终这两名学生被确定为假大学生。当面谈后,这两名学生默认了自己冒名顶替上学的行为,目前两人都已被清退回家。

山东交通学院学生处处长向记者介绍说,学校每年都针对新生进行文化课、体检、相貌特征复查,发现有的学生与照片不相符,文



某学校附近的替考广告



日前,一些寻找考研替考的小广告再度出现在济南一些大学的校园内。

化课成绩与高考成绩不相符,再进行重点复查,逐一核实。今年,该校按照考生电子档案上的照片,在每位考生的录取通知书上都印制了其本人的照片,这种做法把一部分想冒名顶替者拒之门外。“但是仍然是有胆大的冒名顶替者混进了学校。”他介绍说,开学以后,学校又进行了一系列核查工作,实行通知书、准考证、电子档案、身份证、户籍迁移证明与新生本人“六对照”,组织了新生考试,最终从 4500 多名新生中查出 8 名假大学生。

近几年,假冒大学生不仅山东的高校有,其他省市的高校也查处过。从山东高校查处的情况看,这些假冒大学生不仅有山东生源,也有全国其他省市的生源。从 2001 年至今,仅山东经济学院就通过新生复查清退假冒大学生 60 余人。山东交通学院学生处处长表示,学校每年都坚持清查假大学生工作,每年都有被清退的假冒大学生,到现在为止,清退工作还没有出现“冤案”,所有被清退的学生都默认了他们的错误行为。据校方说,用这种方式打假多年“只有漏网的,没有打错的。”

“南郭先生”如何混进校园?

山东经济学院招生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,今年学校清退的这两名假冒大学生,一名来自外省,一名是省内生源。发现的问题是来上学

的与参加高考的不是同一人,至于是高考成绩不理想还是冒名顶替,还是报名以后又更改了个人信息,或者是购买了录取通知书,因为可以作假的环节很多,学校也没有调查清楚。

据部分高校介绍,在新生报到现场,有专门工作人员负责对新生本人与录取通知书、准考证、身份证和电子档案中的信息。有的学生照片和本人明显不符,会被当场识出。但是由于报到当天,学生多,老师少,难以保证全部核实准确;而且有的造假水平很高,比如有的通过技术手段将造假者与替考者的照片进行合成,仅从照片上难以辨别真假,给学校打假带来很大难度。

据山东部分高校介绍,被清退的假冒大学生主要有两种作假手段,一是购买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上学。因为每年都有学生对录取学校不满意而放弃上学机会,造假者拿着买来的入学通知书,制作准考证、身份证,神通广大的甚至连档案、户口等个人信息也更改过来,冒用他人的名字走进大学校门,从此更改姓名开始一个“全新”的人生。据了解,山东交通学院清退的 8 名假学生,几乎都是冒名顶替上学的。

二是找人替考,这种做法不用更改个人档案和户口,只需要造一张假身份证,身份证上是造假者的名字、替考者的照片。高考报名、考试都由替考者出场,最终使造假者“考”上大学。据知情人士介绍说,这种手段只需要闯过报名一个环节,因为相对好操作一些,近年来发现的几起高考舞弊事件都是采用这种手段。

这位知情人介绍说,目前高考报名的管理十分严格,必须本人拿原始证件到县级招办报名,所在高中的老师进行组织,报名的同时由县招办为个人建立电子档案,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发生偷梁换柱的情况。但是,一旦这个环节出现问题,替考者闯过报名关,就“万事大吉”了。

打假不能让高校唱“独角戏”

记者了解到,大部分人对高校打假表示赞同。山东经济学院一名大二女生对记者说,刚听说这件事感到很震惊,这对于一些只差几分没考上大学生人来说,太不公平了。高校应该把他们清除出去,只有全社会都形成痛打之势,才能维护高考的公平与公正。

山东许多高校为了打假这件正义的事情,花费了大量人力,而且还要付出收入减少的代价。清退一名大学生,就会减少包括学费、财政拨款在内的收入 6000 多元,还会浪费当年的招生指标,对学校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损失。

山东经济学院招生办副主任郭桂娟说,学校从 2001 年开始打假,当年清退 15 名假冒大学生,第二年清退 12 人,近两年呈下降趋势,去年查出 4 人,今年查出 2 人。学校“高调”打假,对造假者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。



但是,高校查出假冒大学生后只能“一退了之”,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手段,只能自扫门前雪,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高考作假的行为。

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认为,高考是目前我国组织最为严格、社会公信力最高的一场考试。高考报名、考试、录取、报到等每个环节都有十分严密的程序,但是仍然挡不住造假舞弊行为,这说明涉及高考的部分环节仍然存在漏洞,监管措施仍不严格。在整个学生录取过程中,涉及学生所在高中、县级招办、户籍身份管理等多个部门,只要一个部门把关或者监管不严,就会给造假者留下漏洞。

也有专家认为,目前只是高校单方面打假,毕竟孤掌难鸣,参与造假的各个环节没有人被查处,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过小,显然还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,这也是学校年年打假,假冒大学生屡打不绝的主要原因。

部分接受采访的教育界人士认为,冒名顶替上大学是危害教育公平的一个毒瘤,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不仅是维护高考公平的需要,更是对社会公平的推动与促进。除了倡导高校打假以外,当前更迫切的是需要将查处封堵造假者的关口前移,把住每一个关口,严肃追究参与造假者的责任,同时从制度上、技术上进一步完善,杜绝人为操作的空间。据新华社

出售

本人现有部分无线隐形耳机出售,体积如黄豆般大小,抗干扰性强,隐蔽性好,可与各种手机、MP3、收音机等设备连接。

严禁用于违法犯罪等违法行为。

道!